

坦

日

白

雪米莉

真相揭秘

雁宁 谭力  
陈舸帆 笔录

口述

时代文艺出版社



90202294

# 坦白

雁 宇 谭力 口述  
陈舸帆 笔录



时代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坦白：雪米莉真相揭秘/雁宁，谭力口述；陈舸帆笔录，—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11

ISBN 7-5387-1362-X

I. 坦… II. ①雁… ②谭… ③陈…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2028 号

## 坦白——雪米莉真相揭秘

---

作 者：雁 宁 谭 力口述 陈舸帆笔录

责任编辑：安春海

责任校对：焦子晗

装帧设计：李 庆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 刷：成都飞鹰彩印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210 千字

印 张：9.625

版 次：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0

---

书 号：ISBN-7-5387-1362-X/I·1322

定 价：19.00 元

# 坦白

——雪米莉真相揭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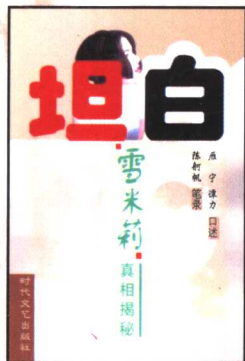
“雪米莉”是新文学时期以来最有策划意识的成功文学品牌，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曾风靡大江南北，开创了通俗文学的一个崭新阶段，由此而产生的“雪米莉现象”也引发了文学评论界和广大读者的热烈争论和思考。

“雪米莉”在创作和发行中曾创下了多项记录：

- ◆中国作家中最先“下海”，将作品与市场接轨。
- ◆拥有各个层次的忠实读者最多最广的作家之一。
- ◆一段时期使台港及世界畅销书作家为之逊色。
- ◆单本通俗作品发行量最高，达200万册。
- ◆中国作家中被盗版次数和数量最多。

## 作者简介

陈舸帆，男，1971年10月生于四川省开江县一个教师家庭。1995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数学系，大学期间业余从事文学创作，其习作深得专家好评。毕业后留居成都，一边在报社担任编辑工作，一边努力读书写作，收获颇丰，已展示其文学才华。专家预言：他会成为下世纪新中国文坛最有实力、最有读者、最有前途的青年作家之一。



本书策划 张执任

陈金明

责任编辑 安春海

电脑制作 爱康广告

## 目 录

### 雁宁说：

雪米莉的起因	／1
求学路	／23
相遇谭力	／30
走向文坛	／32
与书商第一次接触	／39
第一次当雪米莉他爹	／46
陈晓和“香港”招牌的由来	／56
谭力的加入	／63
第一次发现盗版	／68
雪米莉创作室成立	／76
雪米莉风波	／85
雪米莉的地位	／101
雪米莉与书商	／105
无奈的盗版	／116
出版社的喜与忧	／119
我看雪米莉	／124
雪米莉与读者	／128

雪米莉与影视	/130
带刀行 (舸帆)	/131

### 谭力说:

童年、少年	/137
离开成都	/149
知青生涯	/152
相遇雁宁	/159
第一次尝试通俗文学	/170
加入雪米莉	/174
沙利文的出笼	/180
我看雪米莉	/183
文学与市场	/186
对雪米莉的评价	/187
选择	/188
好一个土匪 (舸帆)	/190

### 附录:

《男秘书》简介	/193
《女带家》简介	/199
《女总督》简介	/205
《女线人》简介	/214
雪米莉的一封信	/220
做了一回通俗小说	/225

Tan Bai 坦白·Tan Bai 坦白·Tan Bai 坦白·Tan Bai 坦白·Tan Bai 坦白

雪米莉说话	／235
雪米莉其人大曝光	／247
“雪米莉”事件真相	／264
文化与人生	／287
一场风靡书市的骗局	／289
“雪米莉现象”乱弹	／291
“雪米莉骗局”始末	／294



# 雁 宁 说

## 雪米莉的起因

采访时间：1999年4月20日

采访地点：田雁宁家书房

采访对象：田雁宁

窗外有很好的阳光。从宽大的窗户外透进来，映在四周落地大书橱里的一本本书脊上，泛起幽幽的带书卷气的暗光。空气中的微小浮尘在书房里随意游走。两杯袅袅冒着热气的巴山绿茶放在宽大而有些凌乱的书桌上。

我把采访机打开，放在他的面前。他下意识地看了看，又将目光移向窗外。眯着高度近视的眼，一动不动地看着对面楼顶上的一群鸽子。我们都没有说话。采访机发出的“沙沙”声在静谧的房间里放肆冲撞。我忍住想把它关上的念头，提醒自己此行的目的。这样的时刻，比较适合沉思，但我不得不去打断一个作家的冥想。我指着书桌

上一堆新书：“刚买的？”他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放到散发着好闻的油墨味的书上，表情马上变得喜悦起来，像老农看着地里挺拔茂盛的庄稼在阳光下招摇。“上午刚买的。喏，有《红树林》、《看上去很美》，这一本《尘埃落定》是前几天阿来送给我的。”我环顾了一下四周造型独特而实用的书橱：“书房又快挤爆了。”他笑笑，“没有办法，看见书就想买。”他的表情一下子生动起来。

我的父母都是读书人，所以我家在川东那个小地方还算家学比较丰厚。文革一来，父亲首当其冲受了难。红卫兵们来抄家的时候，我拼着命藏起了父亲的许多旧书。那都是些当时不多见的文学作品，像《巴金文集》、《茅盾文集》、泰戈尔的《沉船》、杰克·伦敦的传记《马背上的水手》、小托尔斯泰的《彼得大帝》以及中国古典名著《三言》、《二拍》、《红楼梦》以及我父亲爱看的苏曼殊等人的作品。那都是些好东西啊。

他盯着面前那杯冒着热气的茶，似乎陷入了一种幻想。

有一阵我特别喜爱近代作家的作品。在当知青的时候我对沈从文比较感兴趣。我看的第一篇他的作品就是《柏子》。那是一本发黄而且一小半还被虫子蛀过的民国时期出版的选集。我几乎是一口气看完的，虽然有很多地方被虫蛀得千疮百孔，十几岁少年的心还是被强烈地震撼了。令我震撼的是，一个个冰冷的汉字竟然能够组成这样优美这样生动的文章！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我明白了一个真正

的作家一个好作家是怎样一个概念。

我也是从这里开始了解二三十年代作家的现象。他们当时从事文学创作，实际上都有很丰厚的家学渊源。比如鲁迅、郭沫若等人都是如此。这是一种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东西，一种文化底蕴。他们一出生就呼吸着书香，咀嚼着文字，以后能有如此成就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我问，那么你是否也认为生活的磨炼能够让人更顽强地实现自己的目标，或者说经过苦难的人往往在他们认定的目标上取得更大的成就。比如鲁迅。

也许是吧。1969年父亲去世了。那一年我才十几岁。母亲一个人40元的工资，要养活一家5口，挺难啊。我是长子，自然要担起家庭的担子。我去州河边淘过石头，给造纸厂挑过砖头。正是冬天，河水刺骨的冷，下水没多久手脚就完全没有知觉了。从河里淘起石头，又背上河堤。河堤又高又陡，石头又沉，还淌着水，要不了多久后背就全湿了，河风一吹，那个冷……（他从牙缝里吸了一口气，似乎30年前的冷又一次重重地袭击了他，然后他伸出两只手指比划了一下）背一趟的工钱是2毛钱。

在乡下当知青的时候，能够阅读以及阅读给我带来的喜悦都是莫大的。我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找到书或哪怕一片印刷品阅读的机会。我们家四兄妹，我和大妹、弟弟都下了乡，留下幼小的小妹在城里与母亲相伴。我被分配到离县城几十公里的金鸡公社插队。刚下乡时，同所有知青

一样，上坡下田干重活。体力上的疲惫对我倒不是最艰难的，主要是找不到可以阅读的东西。带去的几本书早就被翻得卷了边，粗硬的手指常常无意间划破纸张，又找来浆糊小心地粘好。在那个精神食粮严重缺乏的年代，对一个求知欲很强的青年来说，无疑是一种最深的痛苦和折磨。

曾经有一段时间，承蒙那些好心老乡的关照，他们怜悯我这高度的近视眼在夜里干活时常常掉进水田里，便让我去了队上的磨坊。那是一间四面土墙、顶上铺着茅草的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房子。里边安放着一台小型磨面机，四周墙壁和地上厚厚的粉尘标志着这磨坊的劳苦功高。我便在这磨坊里安下了身。在那个喧嚣和没有任何隐私的年代，这个小小的磨坊使我第一次感到了寂静。我像一个皇帝一样在小小的磨坊里巡视，把每一个角落都仔仔细细地清扫干净。以至于后来来磨面的老乡都不敢相信他们用了多年的磨坊原来可以变得如此干净。我还无师自通地把磨面机拆卸开，用机油细细地洗了一遍，又装了一个简易的防尘罩。队长听说后还专门跑到磨坊来看我的发明，围着那台焕然一新的磨面机转了几圈，然后咧嘴笑着拍了拍我的肩，也没说什么，临走让我晚上去他家喝苞谷酒啃腊肉。

一把挂面在那个年代的农村无疑是高档的食品。到亲戚家走访，带上一两把挂面都是很风光的事。那间小小的磨坊日常所做的不过是磨点面粉，来做挂面的很少很少，大多都是逢年过节或是红白喜事的时候才多一些。这样的日子，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节目。不是因为挂面，是因为

Tan Bai 坦白·Tan Bai 坦白·Tan Bai 坦白·Tan Bai 坦白·Tan Bai 坦白

包挂面的纸。

老乡们拿来包挂面的纸是五花八门的。有报纸，有小学课本，有白边纸，有红纸，还有一种半透明不知道用什么材料制成的纸。报纸无疑是最受我欢迎的。尽管它们几乎都是几个月甚至一两年前出版的，已经失去了它应有的新闻价值，但我还是如饥似渴一遍遍地把每个字都细细咀嚼。毕竟它是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山村中惟一能够给我带来外界信息的东西。

我看了看他桌上那台精巧的 SONY 牌全波段收音机，小心翼翼地问，那时候难道就没有收音机、广播之类的东西吗？

收音机？哦，我倒是在梦中无数次地想过。（他笑起来，笑容里却有一种无法掩饰的苦涩。）在那个年代，收音机、缝纫机、手表是真正的三大件，俗称两转一响。即使是在县城里能够拥有一件的人家也足以自豪得睡不着觉了。要是谁有只手表，即使是打霜落雪天也要把袖子卷得高高地露出来，而且绝对比现在那些开大奔住别墅的大款要得意得多。更别说三大件都齐的了。对于像我这种家庭，那也就只能够在梦中想想而已了。至于广播，那也是后来我们回城前才安上，每天不过放些《东方红》之类的革命歌曲。至于收音机嘛，买不起，也怕偷听敌台或者特嫌的帽子扣在头上，挺吓人的。

这样一说，我想你就能明白那时候能够找一点可以读

的东西是多么不容易了吧？对了，有样东西给你看看。（他起身从身后的一个书橱里小心地捧出一个木匣放在桌上。那是一个已经看不出本来颜色破旧不堪的普通木匣，上面还有一把锈迹斑斑的铜锁。他拿出一把式样古怪的钥匙，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木匣。我并不奢望匣子里的东西是件稀世珍宝，但里面的东西还是让我大大地吃了一惊：那是一本发黄、卷边、肮脏、只剩一半的书！我凑近看了看，依稀辨认出封面上字迹模糊的几个字——《俄国短篇小说》。他用同样小心的动作把木匣关上，目光在上面停留了很久。）

这本书应该是最珍贵异常的，因为它来得那么的不容易。

有一天，我同几个知青朋友一起到二十多里外的小镇上去赶集，买一些生活用品，顺便去安慰一下久不见油腥的肚子。一路上大家谈得最多的就是镇上王二麻子的小饭馆里的红烧肉。毫不夸张地说，快到镇上的时候，每个人好像都已经嗅到红烧肉的香气，口水都出来了。

王二麻子的红烧肉自然十分香，但口袋里的钱并不能让大家开怀大嚼，不过在走出饭馆的时候，每个人嘴上都泛着油光，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那天的太阳很好，几个年轻人排成一排走在小镇凹凸不平的石板路上，打着喷香的饱嗝，感受着赶场天的热闹，觉得生活是如此的美好。同行的一位知青是有名的大肚汉，刚才的红烧肉根本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小镇那条不长的街快走完了，他看上了蹲在街沿边的一位老乡面前竹篓里一只瘦得像只乌鸦的鸡，

Tan Bai 坦白·Tan Bai 坦白·Tan Bai 坦白·Tan Bai 坦白·Tan Bai 坦白

于是凑上去讨价还价。

几个嘴喷酒气膀粗臂圆的知青一起围了上去，那位可怜的老乡吓得把竹篓紧紧搂在怀里，睁大了警觉的眼。老乡，你这鸡咋卖？大肚汉大声武气地问。老乡结结巴巴地说，两……两块钱。大肚汉一把从竹篓里抓起鸡，说，你这鸡瘦得跟麻雀差不多了，还要两块？我们一起笑起来。老乡又惊又怒，却不敢来夺。我的眼睛无意间扫过他手中的竹篓，突然一下子愣住了。那里面竟然有几张印满字的泛黄的纸片！虽然上面沾满了泥巴和鸡粪，还能看出它一定是从某本书上撕下来的。我顾不上多想，一把从竹篓里抓出一张纸片，上面竟赫然是一本小说的第一页！我把那张纸片紧紧地捏在手上，涨红着脸问，你这东西从哪儿来的？！

老乡显然被吓坏了，张张嘴一个字也说不出。但他更关心的是自己的鸡。他突然用一种出奇的敏捷和速度从大肚汉手里夺回鸡，塞进竹篓拔脚就跑。大肚汉和我自然不肯罢休，上前同时抓住了他。老乡说，你……你们要干……干啥子？大肚汉提起拳头在他眼前晃了晃，你跑啥子跑？给老子交待，这鸡是不是你偷的？老子把你抓到公社去关起！

看热闹的老乡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大肚汉还提着那位可怜的老乡，大声武气地冲众人说，这个人偷鸡，把他抓到公社去！老乡在他有力的手臂下丝毫动弹不得，只是小声地争辩着，我没有……我没有。我明白大肚汉只不过想白吃这只鸡，至于抓他去公社不过是吓唬他，

况且我还想向他打听那书的下落。我拍了拍大肚汉说，把他放下来吧。大肚汉冲我挤了挤眼。我装作没看见，把老乡从他手里放下，笑着问，老乡，你篓里那几张纸是哪儿来的？还有没得？老乡仍然很警惕，你问这个干啥？我说，没得别的意思，如果你那儿还有，我想买。他一脸不信，你买这个纸片片做啥？旁边一个老乡说，我还以为要打架哟，搞了半天，原来是几个收废纸的。大肚汉吼了一句，哪个是收废纸的？老子们是正儿八经的知青！你们这些看热闹的看够了没有？看够了就走开些！莫在这里张起嘴巴乱说！

围观的人渐渐散去，卖鸡的老乡越发慌了，不敢再跑，又舍不得那鸡，抱着头蹲在地上一声不吭。大肚汉说，眼镜，莫说这么多，把鸡拿起回去了！我说，算了，人家养个鸡也不容易。老乡感激地看看我，说，我……我屋里还有些纸片片，和这个一样。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说这个样子，你这只鸡我买了，不过你要带我到你屋里去拿纸片片。我摸出钱，放在他手上，你看一下，这是两块钱。大肚汉在一边嘀咕着说，狗日眼镜今天有点瓜，白吃的鸡不要，倒要拿钱去买。我说，这个鸡你拿回去吃。大肚汉倒不好意思起来，说，你买了你就吃嘛。我说，你们先回去吃，给我留个鸡爪爪就是了。大肚汉说，你硬是要去拿书吗？我点点头，拉起老乡，说，你们家有好远？老乡说，在黑宝塔。我说，好，我们马上走！大肚汉说，眼镜，你疯了吗？黑宝塔离这里几十里山路，你现在去今天也走不回来了啊。我说，没关系，走得回来的。



和大肚汉他们分手后，我和老乡就向黑宝塔走。山里人走路风快，一路上我紧赶慢赶才勉强跟得上他。老乡话不多，我问他十句他也就答上个一两句。后来我也没有力气问了，两个人就这么默默地走。

天快黑的时候，老乡指着不远处一幢冒着炊烟的房子说，到了。刚走到屋前，一条大黄狗突然窜出，不声不响对着我的腿就是一口咬上来。我慌了手脚，老乡忙踢开狗，再看脚已经在流血了，裤子也撕了个口。老乡吓得不轻，我忍痛说，没事，你快给我把纸片片找出来，我还要赶回去呢。老乡执意要我进屋去，让女人找来一点酒给我消毒。忙乱了一阵，他才从屋角摸出一本只剩一半的书递给我，说，就剩这些了。我接过来一看，是《俄国短篇小说选》！

一高兴，脚也不那么痛了。又问，还有一半呢？老乡说，让女人扎了鞋垫，这纸硬，比白纸好多了。我说，这书你是从哪儿弄来的？老乡说，原来是一个知青留下来的。本来有好几本，后来东扯西抓就只剩这么多了。我不甘心，让他再找找。老乡就在屋里到处去翻。女人这时不声不响地端了一只碗来，放在我面前。我一看，里面竟是两只荷包蛋！这是山里人一个月的油盐钱啊。我心里一热，盯着碗看了半天不敢动。老乡空着两手出来，说，找不到了，很对不住你。又说你先打个点心，山里人穷，没啥好招待的。我慌慌地端起碗，很久才吃完。

老乡又叫女人做饭，这一次我无论如何不敢再待，拿起书就要走。老乡死命拉住，说自家人不识字，把这书糟